

忍者傳奇 1

暗夜

THE
NINJA

殺
機 4

艾利克·拉斯特培得 著
ERIC V. LUSTBADER

連續5個月高踞 NEW YORK TIMES 暢銷書排行榜

THE

忍者傳奇系列1

NINJA

暗夜殺機
4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暗夜殺機／艾利克·拉斯特培得（Eric V.
Lustbader）作。——初版。——臺北市：萬象，
1996 [民85]
冊； 公分。——（忍者傳奇系列；1）
譯自：The ninja
ISBN 957-669-782-4（一套；平裝）
ISBN 957-669-786-7（第四冊；平裝）

874.57

85001860



THE NINJA

楔子	001
地	007
風	177
水	229
火	449
忍者	791

上校回家的時候已經很晚了。

他在駕駛盤後坐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抽著煙斗，什麼事也不想。天似乎亮了，他抽完了最後一口煙，享受著那種咀嚼黑色煙草的芳醇滋味，他想他等一下或許會想喝點酒。

月亮已是位於地平線下一個微暗的黑點，爲了下一個夜晚而準備休息了。上校慢慢昇起了車旁的玻璃窗，準備出來，但突然一種奇怪的昏眩籠罩了他整個身體，使他根本無法做任何移動，即使是多麼輕微的動作。

他想，該來的還是來了。

他看著那黑漆的房子，想淺子或許正在臥房熟睡著。他是多麼愛她啊！但他又是多麼的讓她和他自己失望，尤其是尼可拉斯，雖然他已做了那唯一可能的事，但他知道那差得太遠了。

很久以前他就已察覺到它了，今晚它只是輕微的發作一番罷了，現在他心裡所想著要如何對淺子解釋。他以前從未對她撒過謊，即使是現在，他也並不很想這麼做。而且，那對整個事情根本沒有任何幫助，因為他對這整個變化的結果瞭解的太清楚了。

終於，他爬出了車子，輕輕的關上了車門，夜色靜寂的可怕。

他靜靜繞過屋子走向庭院，發現了一小堆的落葉，那是阿泰留下來準備早上再燒的。跪了下去，他點著了火，冥想聽著樹葉燃燒的僻啪聲，刺鼻的煙籠罩著他。

他直直的注視著火焰，想著一個人若處於這時刻，不知會記起些什麼奇怪的事。就像一艘潛艇迅速的浮出水面，他忽地憶起有個晴朗的夏季午後。那時他正和吉田首相舉行一項重要的會議，在會議中，他和約翰·福斯特、達拉斯·布萊德雷將軍，共同防禦助理強生等人爭論著韓戰的特殊影響。達拉斯那時正在東京，因為在第一批開赴韓國的美軍中，有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就一直駐紮在日本的部隊，但這項行動卻使得美軍在日本的許多基地和大約

二十五萬的美軍眷屬處於一種未受保護的狀態。美國人當然反對如此，因此他們提議日本建設自己的武力。

這真是一項驚人的提議，因為這種武力完全違反了日本在一九四七年制定的憲法第九條的規定：「海軍、陸軍、空軍及其他任何具有戰爭潛力的武力，將永不會被維持。」

基於美國人的最佳傳統，強生攻擊達拉斯的論調，首相對達拉斯主張日本再度軍事化的意見也頗不以為然。但不管怎麼樣，這情形總要解決的，上校便提議擴充日本現有警察人數至大約七萬五千人，而冠以「國家後備警察」的名稱。上校是這樣說的：「我們將會有一支具有實際軍隊力量而不被稱為軍隊的武力。」

當然，這對達拉斯而言是還不夠的，但首相瞭解到上校提供了他一個解決問題，而又不失任何顏面的途徑，立即欣然同意。這項計劃被列為「最高機密」，首相堅持說，即使那些新加入者，也不能讓他們知道他們接受訓練的真正目的。

首相便在行政事務部門的現有機關中，加設一個機關來負責新進人員的招募和訓練，而由一位美軍軍官負責。

會後，首相要求上校留下，室內仍瀰漫著緊張的氣氛，像是腐爛了的水果的味道，於是首相建議到他的花園中散步。

在一陣口頭的寒喧客套後，首相說：「我實在十分的感謝你。」

「閣下，現在的問題是美國人仍然不瞭解我們。」他看到吉田從側面注視著他的目光。「或許他們永遠也不會，他們在此地已有很長的時間了。」

「上校，你要記得，有一段時期我們也並不瞭解美國人。」首相笑道。

「但我想日本對於文化的吸收應有極強的能力。」

吉田歎息道：「是的，或許是如此。但不管怎麼，我對你是十分感激，達拉斯先生似乎十分渴望將我逼入一個死角。他所提議的，毫無疑問的是要日本人捲入韓戰中，要不他為什麼突然要求在此地建立強大的軍力？」他搖了搖頭，細瘦的雙手交叉著放在背後。「上校，對我們而言，派遣軍隊進入韓國，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事。」

「無法想像的。」這正是跪在這即將破滅的夜晚中的上校心中所想的。在那時候，由於上帝的恩寵，我們避過了這無法想像的事，但現在它已發生了。

火勢更大了。他由黑色尼龍夾克的口袋中拿出一條繩子，將它丟進了這「大火」中。

繩結是火焰中最後才燒黑，成為灰燼的東西。

109

對阿蘇山道聲「拜拜」，向富士山說聲「哈囉」。

在回程的途中，大部份時候都在下雨，雨打在玻璃窗上，成為一顆顆的雨珠，匯集成一條條的小河。低低的天空是黑色的，佈滿了充滿邪惡的閃電的雲層。由北方吹來的寒風使溫度筆直降下，冬天終於來臨了。

尼可拉斯困難地改變了坐姿，此刻，他發現要想正常的坐著是十分痛苦

的。一個坐在車廂另一端的傢伙不停的撥弄著電晶體收音機的頻率轉鈕。在短促的搖滾樂爆炸似的聲響中，夾雜著一個冷淡而有教養的播報新聞者的聲音。日本社會黨領袖三郎又再度因為他的「組織改革」政策而受到攻擊，社會黨在兩年多以前曾採用了這項政策其中的某些部份。據新聞預測說，他很快就要被逐下臺了。

剛到大阪的北方，雨轉變為冰雹，僻啪的打在玻璃窗上，就好像沿著火車外殼在跳踢躑舞似的。

雖然車內有足夠的暖氣，尼可拉斯仍在輕微的顫抖著，弄得椅子嘎吱作響。他覺得有些模模糊糊的飢餓，就好像那種感覺原本是另一個人，而他僅是一時錯接了那人的神經。但他並沒有離開座位，因為他在大阪搭上這班火車時，幾乎是崩潰著進入車廂內。任何的動作現在對他而言都是多餘的。在進入東京車站之前，他強迫著要使自己除去痛苦，他寧願現在不去想那事，但在這時刻，要想其他方面的事也是十分困難的。他的心靈就如同個風洞，像樹葉被同樣的氣流吹動似的，準確的生出完全相同的模式——不管那已經

重播了多少次。

耳中彷彿聽到呻吟聲，臉上似乎感到熱氣，那光影莫非是由燈泡產生的？陰影較真實的為大，它們移動著、升起、降下。真是奇怪，西鄉居然正在鋪床，裕子穿著裙子和寬鬆的上衣，正十分機械化的包紮行李。尼可拉斯想要說些什麼，但他的嘴似乎塞滿了乾沙，喉頭也已麻痺了。

西鄉挽著裕子的手，她另一隻手拿著包裹。他倆必須越過他才能走到門邊，他像個僵屍似的躺在那兒，眼睛因汗水和眼淚而眨動著，他掙扎著想看她的臉，但她的臉部份籠罩在陰影中，她的長髮在她面頰上拂動著。

西鄉在她耳邊說了句話使她停了下來，他迅速的回轉過身，彎下腰，西鄉那因汗水而發光的臉孔，就在尼可拉斯臉孔上徘徊著。

「你現在曉得是怎麼回事了吧？」他嘲笑著說道：「千萬不要再費心探索了，知道嗎？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們不會再在這裡了，但咱們卻沒有莎啞哪啦，明白嗎？」他伸出手，幾乎是溫柔的拍拍尼可拉斯的面頰。「下次我們再像這樣的碰面，我會宰了你。」

陰影模糊出現，接著又消失了，僅留下餘像在他的視網膜上。他們是眞的人嗎？他最後閉上了眼，集中注意力於呼吸上。

他估計那麻痺感，大概是在黎明後的某個時刻開始消退的。他無法確定，因爲他一定是睡著了。他只知道當他在八點前醒來時，他的手指和腳趾已能移動了。

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中，他已能站立，甚至能夠穩定的走動，他進入了自己的浴室，在裡面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第一個停留的地點是某個倉庫，街道的情形在白天是和夜晚完全不同的。倉庫位於商業區中心附近，在白天，這地區擠滿車輛和行人。

他試了試前門，但它是鎖著的。在繞行這地方兩圈後，他確信沒有其他途徑可以進入，若將鎖撬開更是不可能的。

他進入附近一家茶館吃早餐，特別選了張桌子坐下，使他能清楚的看到那建築物的前門——雖然他必須用斜視。但是他毫無所獲，過了一個鐘頭，他放棄了。

當付賬的時候，他問了此地警察局的地點，那離此只需一小段的步行。他進入了那由木頭和紅磚建造的建築物，覺得這地方充滿了水泥和松脂的味道。

值班的警官坐在一張桌子後面，那張桌子既陳舊又滿佈疤痕，就好像一個老兵一樣。他的個子小小的，相當年輕，他的膚色十分黃，臉上留著鬍鬚，似乎想隱藏他的暴牙，他的制服十分整潔畢挺，尼可拉斯可以清楚看到他上衣的熨痕。

他看來似乎十分有興致，他記下了所有的重點，包括那倉庫的地址。但當尼可拉斯告訴他在三樓那紅門後面有什麼東西時，他的眉毛陡的揚了起來。

「一個忍術的流派？年輕人，你確定那不是一種惡作劇？像是戲弄大學新生之類的。因為如果它是，我……」

「不，」尼可拉斯說道：「那絕不是一種惡作劇。」

「但事實是。」這年輕的警官用一隻食指親切的撫摩著他的鬍鬚，說

道：「你知道忍者早已不存在了。他們早就死絕了，喔！幾乎是在一個世紀之前。」

「請問有任何的證據可言嗎？」

「現在看這……」

「求求你，警官。我所要求的是請你派個人到那倉庫去查證一下。」

警官慢慢的將手由上唇移開，掌心朝外的伸出。「好吧！黎尼爾先生，好吧！你把這件事交給我處理好了。你先回到你的旅社等我的電話吧！」

一直過了三點，電話才響起。

「喂！」

「黎尼爾先生。」警官的聲音顯得有些疲倦。

「你去過那倉庫了嗎？」

「是的，我親自去的，還帶了兩個巡邏警員，那建築物是太平洋進口公司擁有的。」

「你看到那門上的標幟了嗎？」

「那裡根本沒有任何標幟，那僅是一扇普通的門。」

「但那裡一定有……」

「那倉庫今天是關閉著的，但我們找到了管理員，他十分不錯，帶了我們進去，那僅是一座倉庫，絲毫沒有任何邪門的地方。」

「我不懂。」

「黎尼爾先生，或許我應該派個人過來看看你女朋友的行李。或許我們能發現一些關於她眼前在何處的線索。」

「行李？」尼可拉斯有些不知所措的說道：「她的行李已不在，警官，我告訴過你的。」

在電話另一頭的聲音似乎收斂了，變得有些冷冷的。「不，」那位警官說道：「你並沒有。黎尼爾先生，你昨晚是否和你的女朋友吵架了？她是否因為你而出走呢？」

「你聽著……」

「年輕人，我或許應該通知你的父母，你說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他等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天色全暗後才開始行動。天氣很冷，天空黑漆漆的，如同掛了幅鐵簾子。還留在街上的人，一個個急急忙忙的經過他身邊，迫切的渴望回到溫暖的家園。

他在那地區巡視了一圈，以確定沒有弄錯地方及附近沒有其他的人。他站在一棟房屋的門廊下注視著倉庫的前門。風勢轉強了，他的身軀微微顫抖著。一張報紙咄咄響著飛越過水溝，它升起又落下，就像一隻巨大的飛蛾在尋找火焰似的。

進入那倉庫花了他四分鐘的時間。他的動作十分謹慎，花了很長的時間背靠著門，仔細聆聽著所有的聲音。他必須要分辨而且記住此地所有聲音的特性，這樣，當他行動時才能對任何其他的声音，立刻有所反應。像這種事或許能決定他在搜索過程中是否能安然逃逸或是陷身此處。他花了一分鐘的時間來確定所有的聲音，這些聲音中包括外面的車輛聲，而辨認這些聲音費去了他所用時間的大部份，因為它們是間歇發生的，接著他靜悄悄的登上了樓梯。

這地方看來似已廢棄，但他假設自己是處於敵人的佔領區中。如果他被人以非法侵入的罪名逮到，警官只怕會不高興，而且他也不願讓他父親的名字在這個地方被扯出來，上校對他在熊本發生的事知道的愈少，對他愈好。

由於沒有窗戶，這倉庫在白天夜晚都是一樣黑漆漆的，時間在這裡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上了第三層樓，他掏出了一支小手電筒照在那扇門上。

他靜靜的站了好一會兒，樓下響起了一聲木頭的軋軋聲，那只是由木頭本身震動產生的，而不是由於人的腳步所產生。外面，或許在一條巷子中，一隻狗叫了兩聲，然後又靜了下來，接著是車輪滾動的短暫軋軋聲。

那警官並沒有說謊，門上一點記號也沒有。

他走近了幾步以便看的更清楚，在手電筒的燈光照射下，他用指尖撫摸著門的表面，但什麼都沒有。那標幟以前是在這裡嗎？他轉了轉門鎖。

十五分鐘後，他離開了那裡，腳步僵直的走過街道。一間倉庫，只是一間倉庫而已，完全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那兒曾有一個流派。